



## 淄河之畔

□孟宪议(壹点号:一粒微尘)

古淄水,今淄河。

唐代《拓地志》记载:“俗传云:禹治水功毕,土石黑,数里之中,波若漆,故谓淄水也!”清代改称淄河。沿淄河之畔,溯源而上,是一种地理上的探幽;顺河而下,更是一种心理上的历史穿越。

淄河,源于莱芜望鲁山,聚石马、南博山、夏庄、池上、仁河、太河几大支流。入博山、淄川、临淄(青州),经广饶辛庄东北注入小清河,汇流入渤海之湾。淄河水弱,明灭于高山沃野山林之间。如一页史书,光晦明暗于案头。沈从文先生说:“历史是一条河,从那日夜长流千古不变的水里,石头和沙子,腐了的草木,破烂的船板,使我触着平时我们所疏忽了的若干年代,若干人类的哀乐……”一条淄水河,万千故国事。

从蜿蜒盘旋的牛角岭骑车而下,远望可见淄河隐没于山野。山顶有铁牛一座,圆目如炬,四腿安卧,可镇山镇水。

入淄川。淄河镇出淄川城东南35公里,俯临淄河,淄河水潺潺如琴瑟和鸣。

有名水必有名山——马鞍山,淄河之畔,状如马鞍。巍巍马鞍山,猎猎保卫战。革命烈士英勇保国卫家园,冯氏“一门忠烈”,气壮动山河,英名天下传!涛涛淄河水,含泪呜咽,浊浪翻滚,吞咽了多少民族苦难!

到淄川,绕不过蒲松龄故居。蒲松龄命运多舛,如同淄河的命数。清代以前,淄江浩荡,浪高水盛,而后渐渐水弱,沦没为淄河,由江入河,是命运的流转,是对现世的妥协,更是一种无奈的对抗和苦意的盼望。蒲松龄一生隐忍,在山林乡野间潜行,没有哗众的取宠,屈从于瓜棚豆架下的俚语野谈。在他身边,淄河之水浇灌着禾苗、瓜秧、黍谷、桃红梨白之树、篱下的乡野之花……犬吠于山岗,鸡埭于篱下。狐仙鬼怪、书生花妖都是自淄河之畔奔来,在蒲先生的笔下,湿漉漉裹一身水雾,飘忽忽落一地水花……

淄川,江北陶瓷琉璃的大观园。盛产五色陶土,那是岁月的恩赐,亦是历史的记忆。起于大汶口文化时期,掘地筑窑,焚烧成陶,经世兴旺。

溯源而上入博山。博山是淄河的源头流经之首。博山,山水相连,人杰地灵。国人心中的“人民公仆”焦裕禄书记,呕心沥血于兰考县,鞠躬尽瘁于百姓间,即为博山县北崮山村人。

崮山村,美丽的小山村。山“崮”一名,为鲁中山区特有地貌。如沂蒙山区的孟良崮、七十二崮……四周陡峭,山顶展如平地,如山戴一顶平帽,故为之“崮”。

沿庙子淄河滩而下,又是另一番美景。从这里起,淄河水势平缓,沿途携来的泥沙趁机沉落,水色之重渐薄,水面开阔,水草丰茂。河畔人烟繁盛,树郁林葱,自古就有一派安乐的景象。

东临淄河岸,先人们广筑齐国都

城,故名齐都。淄河此处河畔有六座齐王陵。齐王冢被胶济铁路一分为二:二王冢和四王冢。二王冢:齐桓公和齐景公;四王冢:齐威王、宣王、湣王、襄王之墓。素有“齐王葬在三山口,临淄永世不为京”之说。

离家乡村子百米外即有一座齐王陵。村人俗称“大冢子”,形如巨大土堆,荒烟蔓草,野鸟沉落,时有野狐狸出没其间。耕地围绕大冢,庄稼泱泱。时光若是翻转,齐王也许会穿越而出,神采奕奕,和种田之人并肩坐于田头,话桑麻,谈农事,论古今,无尊卑之隙……

以309国道淄河大桥为中心,淄河临淄段上下均分。上游段风光自然,水域广阔处,隔岸灯火相望;枯水处白沙裸露,杂草丛生,俗称“淄河滩”。原泉水众多,河汊交错,汇流入河。临岸农家多养鹅养鸭。鸭蛋以“金丝”闻名:卵黄层层,紫赤相间,熟而刀切,黄油顺刃流出。因是杂食河中小鱼小虾,水草杂虫,更喜食淄河水特产:田螺丝。那是一份蕴含淄河水甜的家乡风味和浓郁乡愁。

下段人工治理,水面辽阔,清澈如镜;鱼翔浅底,鸟飞高空;风送涟漪,云影倒映;如诗如画。以太公湖风景最美,由牛山、马莲台、管仲纪念馆、田齐王陵、中国古车博物馆组成风景区。

依淄河之畔,古齐国在此筑城立国,世世兴达,威名天下。那时国都之貌繁花似锦,淄江两岸,花台楼阁,亭榭轩敞,车马如织,商铺林立,盛得过《清明上河图》。

可惜历史车轮不停不息,那故国辉煌终湮没于时光尘烟之中。今日临淄新城,路名多用昔日故园之名,彰显出临淄深厚的文化底蕴。仿若地下齐国都城的苏醒和新生:“地下一座国,地上一座城”。

一条淄江水,半部齐国史。地灵而人杰,多出名相。被尊为“华夏第一名相”的管仲自不在话下。唐代名相“房谋杜断”的房玄龄亦是临淄故人。房玄龄出临淄,治天下,辅唐太宗,纳人才,举贤能,订律令,修文献,终创“贞观之治”之盛世,为后人追颂。太公湖上有无“姜太公钓鱼,愿者上钩”的场景,已无从参考。姜太公为周代齐国第一代国君,想钓小鱼小虾,应非姜太公本意,那只是他抒怀言志之举。姜太公雄才大略,莅临天下,治国安邦,早已懂得“治大国若烹小鲜”之道。

太公湖畔,“中国古车博物馆”巍然如一架传统的巨型车辕,张爱萍将军欣然手书馆名。现代高速公路唤醒沉睡千年的古代殉葬车马。地下古车战马安然静卧,已无当年铮铮嘶鸣。朝代兴亡,更迭有序。地上,现代汽车百里时速,风驰电掣,一日千里。

千年淄河静静流淌,有风物、乡愁、星月,更有迷离和沉思、记忆和惆怅交相融织。淄河两岸,灯火阑珊,炊烟环绕,交相辉映。历史和现实互为挣脱,互为永恒。



## 在马踏湖读苏轼

□孟庆尧(壹点号:孟庆尧)

骑瘦马,踏残月,你一路从黄州、惠州、密州来到这北方的水乡泽国。于湖光山色间走过了雪泥鸿爪的大半生,在知天命之年,你还没有畏惧出游、厌倦雪月、看够风景?在淄博市桓台县马踏湖五贤祠,我对苏轼的塑像默默地询问。祠内,善男信女们鱼贯而入、顶礼膜拜,都带着满脸的迷茫与虔诚。旺盛的香火,没有熏蒸出深山古寺幽远神秘的情调,因为我总觉得坐在对面神龛上的,与其说是神灵,不如说是自己久违的一位老友。就仿佛昨天我还追随他在赤壁怀古、庐山看峰、蓬莱观海;或就在这马踏湖畔的一间茅舍,与他把酒临风、凭栏远眺,看翠盖连天碧、粉荷映日红。

芦苇荡间的小径往前走,眼前是苏轼离开千年后现实的马踏湖。马踏湖古称少海,既以海名,想必这里也曾是烟波浩渺、舟船云集之地。宽阔的水面随无情的岁月流逝,留下纵横的沟岔交错在无垠的鲁北平原上。小舟轻棹,翠鸟鱼鹰,酒家渔人,湖水风光,我捡拾着历史遗留的碎片,从马踏湖一枝一叶、每个涟漪,每声蛙鸣间寻找苏轼的脚印、影子或者吟咏时遗落的回响。尽管物是人非,但胜景吸引人处无论古今——历史的典籍可以枯黄,但阅读山水,总能从扉页间走下活生生的苏轼;苇荡惊风、碧波拂岸、渔舟唱晚,在自己和苏轼心里,分明激起了同样的波澜。感觉仿佛他抬脚刚刚离去、唤之能回;或者我就在来此的路上,和他失之交臂。忧从中来,不觉黯然。抬眼往前看,杨柳岸边,一池碧水,数径荷花,没有想象中荷田的苍郁,没有“莲动下渔舟”的空灵,清风徐来,淡淡吹送的,是荷花寂寞的芬芳;细雨洒来,大珠沉郁、小珠凌乱,

这韵律曼妙但分明夹杂着失落。

此去眉山(苏轼的出生地),关河万重,“乌台诗案”劫后余生,被贬儋州又险些命葬天涯,宦途漫漫,阅尽天下美景和世事沧桑,你来到这北方的湖边驻足流连时,想必已身心疲惫、两鬓似雪。何处无湖?何湖无景?曾经沧海,这小小的马踏湖吸引你的究竟是什么?回到五贤祠,我又和苏轼对话。他沉静,且无言。忽然想起他描写马踏湖的一首诗,里面似乎有诗人的答案:“贪看翠盖拥红装,不觉湖边一夜霜。卷却天机云锦段,纵教批练写秋光。”

北方的湖,也满盛着西子湖上望不尽的田田风荷,贪看这红影绿偎,“不知东方之即白”,一夜白露扫净昨日锦绣般漫天幻化的云霞,澄明恬静的湖光,在秋日里忽现另一番新的景象,北国秋水图,就这样深深地印进了诗人的襟怀。不能“挟飞仙以遨游,抱明月而长终”,但“江上清风、山间明月”却取之不尽用之不竭;“翠盖红装”随一夜风霜去似应感伤,但秋日湖光,不也更有一番新的神韵令人心驰神往?半世凄怆如烟过眼,属于自己的,是那些胜景和那些胜景给人的启迪。从赤壁到马踏湖,景色迥异,但不改的是胸襟开阔、超然物外、得丧若一、清雄豁朗的苏轼。

自古以来,有大才华而同时又有大性情的人,似乎注定要纵横忧患,命寄江湖。然而,阮籍日暮途穷、杜甫老病孤舟、孟郊寒虫夜号,为什么独有苏轼纵情山水,物我两忘,弃虚名如“脱钩之鱼”,躲利禄如“小儿延学”?也许苏轼原本就不是世俗中人,江山胜迹、天地景致,都是大块假之文章,借以丰富中国乃至世界文明。浮云时政、孤月此心,山水属于他,他也属于山水。

在我眼里,马踏湖因承载了苏轼而深邃和辽阔起来。

年之盛景,但那份繁华的记忆,仍旧在每一个角落流淌。

漫步其中,似乎能听到古老的叫卖声、讨价还价声。而每一块石板、每一片砖瓦,都仿佛在诉说着那过去的故事。这不仅仅是一个商业的繁盛之地,更是一个文化的交汇点。

夜幕降临,周村更显宁静。红灯笼高高挂起,光影斑驳,宛如梦境。此刻的周村,更像是一个沉思的老者,在夜色中回忆往昔,思考未来。

周村,不仅仅是一个地名,更是一个时代的记忆,一脉文化的传承。在这里,遇见周村,就是遇见了历史,也遇见了自己。

遇见周村,不是久别重逢的相聚,不是不期而遇的邂逅,是心心念念的梦圆,是牵牵恋恋的相见……

遇见周村,仿佛与历史有了一场邂逅。那古老的街道、那沉甸甸的文化底蕴,都让人为之沉醉。而那过去的繁华与今日的宁静,也在这座城中交织、融合,成为永恒的风景。

遇见周村,遇见了千百年深深浅浅的记忆。它是“鲁商故里”透出的厚道与诚信,是“丝路之源”织染成的柔软与灿烂。

遇见周村,感受昨天的阳光与风雨留下的痕迹,品味光影故事里别样的温度、韵味和情义……

遇见周村,在漫步古城街巷的时光里,让一砖、一瓦、一景、一院,都谱出慢摇的乐曲,凝结成一首首情歌……

遇见周村,不见则罢,一见,就不能自己……

□席波(壹点号:微风又起)

周村,一座古老的城,宛如历史长河中的一颗明珠,璀璨而深邃。在岁月中穿行,它的名字,早已被赋予了太多的传奇与故事。

初遇周村,仿佛走进古时画卷。石板路、青砖墙、红灯笼,每一处都透着岁月的痕迹。我想,那乾隆皇帝御赐的“天下第一村”,不仅仅是因它的繁华,更是因为它所承载的那段厚重历史。

古商城内,车马辐辏,仿佛还能听到古时的繁华喧嚣。货来货往,商贾云集,这里是丝路的起点,也是鲁商的故里。曾经的“金周村”,今日虽已不复当

## 遇见周村

